

主 编 陈先义 柳 萌

却忆往事风流



QUEYIWANGSHIFENGLIU

杜卫东/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
老兵大家丛书

杜卫东

却忆往事风流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大家丛书

却忆往事风流 / 杜卫东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22-4

I. 却… II. 杜…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459 号

老兵大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柳 萌 陈先义

编 委: 兰 草 李鞍明 陈先义

徐贵祥 峭 岩 柳 萌

濮继红

第一辑

风霜集 刘白羽 著
难忘军旅 邓友梅 著
昨夜星辰 李国文 著
火似的激情 林 非 著
青春无悔 赵大年 著
那时很年轻 谢 冕 著
战地醉雪 孟伟哉 著

绿魂 柳 萌 著

钟情无悔 石 英 著

第二辑

远旅心语 陈昌本 著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著

人生有缘 蒋元明 著

却忆往事风流 杜卫东 著

泥土的声音 王 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125

字数: 29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30.00 元

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序《老兵大家丛书》

陈先义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奋进，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萌、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崇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他有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5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





残，孟伟哉走下战场便告别了军旅。此后，曾在省文化厅、出版社等文化部门任职。也许那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战争生活，铸就了他的作家之路，于是才有《昨天的战争》那样的鸿篇巨制面世。认识散文家的林非，却未必认识在渡江战役中荷枪实弹冲向南岸滩头的那位青年战士。那时林非不过十八九岁，波澜壮阔的日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成就了他别具特色的散文。同样，当我们翻开丛书，一位稚气未脱的海军战士照片映入眼帘时，或许你不相信这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文学潮头引吭高歌的先锋人物蒋子龙。看到穿军装的柳萌、石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却又那样陌生。我们熟悉，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曾经阅读过军人那种特有的气韵，曾经领略过军人那种特有的风骨；我们陌生，是因为这些我们熟知的作家，他们曾经是个兵。看着他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好奇中我们不觉又平添了几分敬重。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直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中有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懊悔。”这是当今正在传唱并为人喜爱的军旅歌曲。这歌属于新兵，当然也属于老兵，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即使到了白发皓首的年月，也永远会像十八九岁的新兵一样年轻。

自序 ZIXU

我是一个兵

前两天，和朋友路过崇文门烤鸭店，朋友感慨的说：记得吗？你的那本《青春的思索与追求》出版后你还在这里请过客，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你签过名的书呢。一晃儿，20年都过去了，真快！

我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也唤不出有关那次请客的任何一点点记忆。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常常是友人兴高采烈的说起我们的某一次聚会，也许时间相隔的并不久远，而我却茫然不知所云，因为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没有留下相关的任何一点影像。我就想，10年20年的光阴该不算短，但真的长到了像飞转的细砂轮，把我的记忆之石打磨得如此光滑了吗？

这次编辑这本《却忆往事风流》，才觉出并不尽然。闭上眼，当兵4年的经历无一不历历在目，每个细节都是那么鲜活饱满，伸手可触。原来，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它遗忘的只是生命过程中的过眼云烟，而把那些使生命变得厚重并有质感的经历沉淀到了心灵的最深处，只要你轻轻一声呼唤，便会打着漩儿地从你的心底涌出……

1972年朝阳区有3000新兵，我作为新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情景至今仍依稀记得，包括我是怎么走上的主席台、主席台上的部队首长如何对我点头微笑，闭上眼还像过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我在新兵连是第一个戴上领章帽徽的，沈阳军区后勤三分部成立文艺宣传队调我去搞创作。我忘不了新兵连指导员帮我缝领章时的神态，忘不了我穿上戴着领章帽徽的新军装走出连部时战友们那羡慕的目光，更忘不了我由新兵连的集训地长春赴分部所在地梅河口报到的路上，帮助列车员擦地、送水，火车到站后送一位年迈的农村老大娘出站时的情景。那次只是我一个人单独外出，没有首长和战友同行，但是我觉得我就应该这么做，因为我戴着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我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军人了，军人的职责要求我这样做。今天回忆起来我也不觉得当时傻，并由衷的生出一份感动，为我当年的那一份真诚！

我为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感到自豪。





如果没有部队的培养和磨练，我不可能走过那一段富有挑战的岁月。

——我是一个兵。

目 录 MULU

第一辑 情浓如酒

那一脉青山，那一片天·····	3
老班长·····	5
心香一瓣祭秦牧·····	7
师恩难言·····	9
杨师傅之死·····	11
永远的微笑·····	13
儿子不再养鹦鹉·····	15
明天不封阳台·····	18
一张鸡蛋饼·····	21
儿子的“勋章”·····	23
耳光·····	25
一枝红玫瑰·····	27
风中的白瓷缸儿·····	29
橘红色的伞·····	31
儿子的“稿费”·····	33
“冷面”的哥·····	35
第八个祝福·····	37
今天下午没电梯·····	39

第二辑 生活感悟

喇叭声声·····	43
-----------	----



第三辑 思考之波

门第、血统与成才 107



“用词学”管窥·····	109
“丑闻迭出”的另一面·····	111
如果莎莎不报案·····	113
金宗河辞职有感·····	115
“安慰官”·····	117
情书·赞美法·猎枪·····	119
手机的“问题”·····	121
晏子用人别议·····	123
假如他不是市委书记·····	125
“斩首示众”·····	127
名人与广告（或“闲话名星与广告”）·····	129
状告市长·····	131
想起了“越鸟归南”·····	133
“摆不平”·····	135
小议“好缺点”·····	137
“倒好”辩源·····	139
流言探幽·····	141
贿赂新说·····	143
吸烟引出的闲话·····	145
口罩的错位·····	147
慎吹“嘟！嘟！——”·····	149
闲话“正源”·····	151
“状元”与陈世美·····	153
“人家外国……”·····	155
骗子征婚引出的教训·····	157
“争官”做·····	159



伍绍祖辟谣	161
叭儿狗的食槽与教授的佳肴	163
何以器重“歪脖树”？	165
地委书记的眼泪	166
官场病一例初诊	168
同类莫相斥	170
如果换乘一班飞机	172
敢于冒险	174

第四辑 人物剪影

勇者	179
牵手人间	190
贝天牧先生	198
安娜小姐	202
“的哥”四贵儿	207
穿越贫困	216
冷面检察官	228
女孩儿莫菲	236
初识笑林	238
好人姜昆	240
小木匠张三	243
陈哲其人其事其词	245
一位大学生女歌手的毁灭与新生	254
京城 1 号特种部队	261
“傻青儿”吴欢	269
后记·我的财富是自信	277

却忆往事风

第一辑 情浓如酒





那一脉青山，那一片天

我当兵的连队，在小兴安岭的一条皱褶里，从伊春下了火车，坐上小驴车还要走上三个小时的山路。在大都市生活惯了的人，走那路的确是一种享受：中间是一条崎岖蜿蜒的小路，两旁是青翠欲滴的青山，不时有泉水顺着山势潺潺流下，喝一口，感觉比“可赛矿泉水”绝不在以下；那空气也像是被滤过一样，清新沁人，好像会把你的五脏六腑洗得干干净净。我第一次坐着班长驾的小驴车走在通往连队的山路上，那感觉真如同置身于一幅水墨画，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连队的生活却很苦。我们是工程兵，在深山里打山洞。活儿累，吃得就多。高粮米饭我一顿能“造”两三碗，要是赶上吃馒头，像串糖葫芦一样把馒头穿满两枝筷子，半个钟头就全部下肚了。

山里天凉，特别是冬天，两北风一刮像有无数小刀儿在划你的脸。我们住的是干打垒式的泥土房，进屋一边儿一个大通铺，可以睡十几个人，取暖靠烧“火炕”，而燃料则就地取材——山里有数不尽的树枝，间或，我们也伐几颗枯树和老树，那玩意比树枝和酸枣棵子好烧多了。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我的连队生活简直就如同一幅“白描”：每天上工、训练、学习、种地，虽然没有斑斓的色彩，却也平静、有序，如同晃动的钟摆。

那是一天晚饭后，因为刚入秋，天还不冷。操场上便有三三两俩的人群，或谈心，或聊天。简陋的篮球架下，有几个战士在练习投栏，我坐在操场边，正眺望着那起伏的山峦。那情景实在令人陶醉：一座座山峰，比肩并坐，如同一个个身披深绿色斗笠的仙女，正对镜梳理。晚风一吹，满山的绿树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抖动起长发。夕阳在开始吻别群山，慢慢下坠着，把一抹金光抛洒下来，又为绿斗笠镀上了一层光晕。

突然，我被一声断喝惊呆。不光是我，操场上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被牵引了过去，只见副连长双手叉腰，瞪着眼，正在跟蹲在地上的班长发火儿：“你个熊兵，还反了你呢！啊？给我站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看见班长和副连长在那里并肩坐了一会儿了。我一直以为他们在唠嗑儿，全连谁不知道，他们同是辽宁法库人，亲不亲，故乡人嘛。班长探亲回来，总爱给副连长带回点正宗的关东烟儿，而副连长除了正式场合叫他七班长，平时总亲昵地叫他



“宏烈”，怎么说说着，就翻车了呢？

班长开始不动。被副连长又严厉呵斥了两句后，才很不情愿地站起来。但棱棱着脖子，把脸扭向一边儿。

“怎么着，你还不服是怎么的？啊，给我站直了，立正，双手紧贴裤线！”

班长无奈，机械地照着副连长的命令做了。看得出，他心里仍然不服，但不服有什么办法，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副连长余怒未消，他左手插腰，右手指着班长，继续数落道：“哼，就你觉悟高？冻坏了人，部队减员你负得起责任吗？明儿一早，给我交份检查来！”

说完，一甩胳膊，气呼呼地走了。

班长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夕阳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有些悲壮的感觉。我走过去，见班长紧咬着嘴唇，两行泪水顺着酱紫色的脸颊滚落下来。班长是个硬汉，那一次支撑山洞的一根横木掉下来，砸掉了他的两个脚指盖儿，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今天流泪了，可见真是受了委屈。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炊事班嫌树枝不禁烧，请示副连长能不能砍儿棵树，副连长同意了。可巧，炊事班的兵上山伐树时被班长撞见轰了回来。副连长知道后很生气，找到班长问他为什么抗拒自己。班长不但没有认错，还说副连长是十足的败家子儿！我觉得班长也是，这满山的树砍几棵算什么？把副连长惹恼了，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第二天早晨还没吹起床号，朦胧中的我听到屋外有响动，披衣出去一看，见班长正在拖一棵枯树，炊事班的门前已经堆了一堆柴禾，有树枝，有酸枣棵子。见到我，班长歉疚地一笑，说：“怎么，吵醒你了？”我忙否认，问：“班长，你这么早就起来了？”班长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答非所问：“多流点汗没什么，气力用不完，败家不行！”

屈指算来，离开部队已经20年了。去年洪水肆虐，亘古未有，除了其他原因，和乱砍乱伐森林不无关系。于是，我不由想起了20年前的那件往事，想起了班长。我真想再坐着班长赶的小驴车，走一回通往连队的山路，那情那景不知多少回闯入过我的梦中。只是，不知道路两旁的山是不是还那样满目青翠，泉水是不是还那么清冽甘甜，天空是不是还那么湛蓝湛蓝的，像是刚用水洗过的一块碧玉，晶莹剔透，没有一丝杂质。

老班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况且，是一块睡了几年大通铺的战友呢。推杯换盏自然是少不了的。酒至半酣，战友忽然幽幽冒出一句：“老班长在北京住院了！”见我愕然，又补充道：“就是七班长尹志烈啊！”

怎么能忘呢？漫说只过去了20几年，即便再过一个两个20几年，只要我不死，这名字便如同阿里巴巴说的暗语，一旦提及便会立即洞开我的记忆之门。

老班长其实并不老，他退伍时也就二十五六岁年纪。称他老班长，一是在全连的班长中他的年龄最长，已当了7年兵；二是他的相貌老，媳妇还没娶，眼角额头便爬上了深深的皱纹；一笑，深褐色的瘦脸上更如被大水刚冲过的坡地，横七竖八布满“沟壑”。

我因为当兵前便爱舞文弄墨，所以是作为搞文艺创作的特征兵穿上军装的。在战士演出队呆了半年，憋不出一篇像样的作品，于是主动要求到了最艰苦的工兵团“体验生活”。没承想，1.73米的身高，在主要是四川籍战士的连队，竟成了“排头兵”。十六七岁的我身高却力亏，别人扛起两袋水泥溜小跑儿，我抱起一袋一步只能挪上半尺。有战士看不惯，用筐抬石块时有意多装，又悄悄把绳子从扁担的正中向我这边多移上几寸，我一起身，一个趔趄便跪在了地上。老班长见了，恶狠狠骂一声“熊兵”，一把推开那战士，把绳子多一半移向自己，眼一瞪，喝一声：起！委屈和感动交织的泪水便顺着我的眼眶涌出。晚上，老班长把那战士叫到屋外，他一手插腰，一手指着那战士的鼻子狠狠“熊”道：“人家一个城里孩子能到这深山老林里吃这份苦就不易，你不帮人家还欺负人家，阶级感情哪去了？”直说得那战士满面羞色。

在那最艰苦的时日，老班长总是默默地照顾着我，吃饭时往我的碗里多拨几块肉；寒夜里替我站上一班岗；空闲时和我聊聊家常，讲讲他们家乡的大青山和与云溪河。我爱出汗，到了夏天军装上汗痕不断，老班长洗衣服时，便“顺带手”把我的军装也揉上一把。我发现，他洗衣服的“频率”明显加快了，他是怕单独给我洗衣服我过意不去，也特别注意起了个人卫生。

本来，老班长是“干部苗子”。连里的司务长空缺，大家都传是留给他的。这个职务对老班长至关重要，因为他有病重的父母和几个弟妹需要一个成熟的女人料理。而这个女人踏进老班长家门的惟一条件就是：老班长必须提干。可是年底一公布退伍名单，老班长却





是头一名。那几天，他一个劲打蔫儿，临走的前一个晚上，他把我叫到了营房后的小河边，我们相视无语。良久，他才开口说：“明天我就走了，以后，你要自己多注意身体。别学我，好好干，争取当个好兵。”我泪如泉涌，仿佛蹬上接兵的焖罐车和家人分手时的感觉，心里空荡荡的，老班长的眼圈也红了，他递过一个报纸包成的小包，说“也没啥东西送你留个念想儿，这件军装我也用不着了，送你吧。”我打开一看，是一件用战士服改成的4个兜干部装。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件“干部装”断送了老班长的前程。本来他以为提干已板上钉钉，探家时便悄悄改了一件干部服穿上，为的是给那女人吃颗定心丸，让她能多帮家里伸把手儿。不知怎么回事，这件事传回了部队，上级认为他名利思想严重，提干的事便泡了汤儿。

和老班长一别就是20多年。

这期间，我曾设法打听过的消息，音讯杳无。我还曾经在一家刊物的“友谊传呼”中发出寻过找他的信息，也没有回应。

战友告诉我，老班长回家不久因积劳成疾，得了肝炎，肝炎是富贵病，需要静养、营养。老班长没有条件，一步一步，便发生了癌变，就是这次上京看病的钱，还是卖了猪凑的，将够交住院费。

我问：“老班长为什么不找我？走的时候，我把自己在北京的住址和联系方式都告诉了他呀！”

战友抿一口酒，叹一口气，道：“谁说不是哩。”我跟他说过，当年你对杜卫东那么好，如今有了难处他不会不管的。可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当初对人家不错，这时候就去找人家，噢，讨债啊！”

老班长啊，老班长！你好糊涂，我们虽然没有并肩上过战场，但毕竟在一起打过山洞，哪条洞子，没有几位战友的命搭在里头。血浓于水，我们可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啊。况且，没有你当年的关爱，我的心田也许会长出凄凄荒草；没有你当年激励，我的生命也许会失去茵茵绿洲。

我从衣柜里翻出了那件珍藏多年的军衣，我决定，明天一早就穿上去看望老班长！